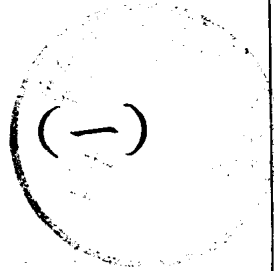


中國方志叢書·第八十三號

據民國林學增等修吳錫璜纂
民國十八年鉛印本 影印

福建省

同安縣志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國方志叢書·第八十三號

據

民國林學增等修吳錫璜纂
民國十八年鉛印本

影印

福建省

同安縣志

(二)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097224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十一版

同安縣志

全二冊

定價：新台幣八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版權所有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例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俄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Limahong）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爲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棟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中華民國拾捌年集



同安縣志

吳錫璜署端

同安縣志弁言

縣志者職方典之所自祖而亦卽史學之緒餘也其體例有因有革獨至今日而言修志則雖因而實創也漢唐以後凡屬我國省府廳州縣莫不有志志也者以志地方之沿革風俗之轉移越千餘年無甚懸異此乃所謂因也洎乎清季物質文明之學倡自歐西曰商務曰郵政曰電報曰鐵路曰武備曰學堂曰實業均與學術政治人心有遞嬗之關繫而運會之升降亦隨之孫中山先生憫我國世運之就衰謀所以救國救民者莫重於革命湖北倡義舉國風從又能使五千餘年之國體一轉而爲民國明大儒黃梨洲嘗謂國權在民乃幸於近世革命家而實見之綜此四十年來盛衰之狀況時局之推移革命事功之發展以言修志乃創而非因也貞從事革命工作十餘年如一日幸諸同志努力前驅風馳電掣至今夏而北伐告厥成功則革命時期復變而爲訓政時期此後種種革新事業當以各地方之志書爲參考近奉 國府命調閩以謀桑梓治安適同安縣長林學增以推促編纂縣志成爲予言且問序於予余惟同安乃聲明文物之邦也宋元明清人材輩出甲於省會舉凡文章經濟理學宦績武功在在足以揄揚盛美惜乎舊志僅成於清嘉慶三年中斷

至今垂一百三十餘年之久其間文殘獻闕在所不免然經縣長林學增之督促邑紳吳錫璜之博考羣書參訂中外風俗政教以總其成兼之吳紳煌樞周紳江達翁紳炳文黃紳華吳紳錫琮蘇紳萬靈王紳道珪許紳榮等相助爲理而斯志遂燦然可觀貞取而閱之其編訂大旨悉以綱常名教爲宗而以近世之新潮流爲輔若方括之圖繪緯候之測量與夫賦稅交通實業外交校制物產墾荒人物皆斟酌中外大勢以會其通而隨在足以感發我國人圖富圖強之興味則同安縣志之成固有叛而非因者其書紀載雖限於偏隅而世界之變遷政治禮教之軌範歷代人物之類錄大端畢具謂一邑之志書可謂有關於世界革新之志書亦無不可也我閩省修志倡辦於民國四年屆今而告成者寥寥無幾此後商量邃密或不免有晨星寥落之歎吾爲此懼愈覺催促進行殊不容緩也林君學增能以此爲當務之急而該邑碩學通儒尤能不畏繁難參互考證以藏其事貞以其書分類至四十二門具有上下千古之識且於鄭成功開府思明仿春秋公在乾侯之例網羅遺民闡幽抉微以補舊志之缺湛深經術卽叛卽因質之當代史學家諒亦莫贊一詞用特泚筆序此以爲當世之纂修邑乘者勸

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國民革命軍獨立第四師師長詔安張貞謹撰

同安縣志

卷之六

序二

司馬子長之作史也有本紀世家列傳以觀其人有書以觀其政有表以觀其成凡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而已班范而下體例間有變遷旨趣莫能逾越縣志之作昉自周禮邦國之志而後世之郡國志鄉土志其濫觴也雖無編年紀月之煩略得屬事比辭之要其體例旨趣大都取法龍門若顧氏炎武之天下郡國利病書則廣收天下志乘成案及名人著作就而錄之不立己見於天下之形勢沿革皆能瞭如指掌洋洋乎大觀矣而其實則積縣志以成省志積省志以成天下郡國志而已顧氏之書雖取資於省志然有待於縣志者固深且大也同安僻處海濱聲名文物之盛采風者語焉弗詳縣志之修遠在前清嘉慶三年而百餘年來鉛槧屢更撰述無聞矧民國肇興開數千年未有之局人心之趨向風俗之轉移嶄然一新無以詔之敗壞立見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者此其時耳吳瑞甫先生爲同邑宿學泰斗其肆力於縣志者易數寒暑固已卓然成章而縣長林君學增復能於兵馬倉皇牒訴倥偬之中與之下上其議論鈎提其玄要更增聘蘇黃王許諸先生以贊襄之汲汲皇皇然一若同邑山川之靈爽與夫先正之精誠日伺其旁而敦促之也者

卒使鴻編巨製一旦告成上以儲國史之實錄下以立民志之大防林君其知所先務哉澄澤忝列戎行奉 命駐茲土適逢其盛不敢不爲一言以誌私幸至其體例之精審旨趣之深微林序言之綦詳不具述

中華民國十七年仲春之月國民革命軍獨立第四師第四團團長王澄澤撰於同安軍次

序三

志書非史也然記土地人民政事亦卽史之緒餘也第史不必有圖而志書必長於測繪史必有褒貶而志書則重在實錄讀湖北山西各省志可知大概同安縣志自清嘉慶三年纂修後無聞焉昔之官斯土者但就舊志重彙而於國計民生人心風俗之轉移並不效輶軒之採識者憾焉民國肇興於各地方之土宜風尚視爲當務之急湖北首先倡義其省志成立最早我閩省雖處海濱亦聲名文物之邦也省志局頒發志目十餘稔矣以地方多故進行濡滯察全省志書報成立者寥寥無幾歲丙寅十月^{學增}承乏邑宰卽聞縣志已成十之八九以簿書鞅掌未遑兼及迭奉

國民政府省政府疊次催促卽向纂修處吳瑞甫先生索志稿閱之見其編纂概本省志目而體例之嚴謹則尤過之言緯候則度式必詳言沿革則原委畢具言關稅則痛言協定之非言外交則力陳條約不當及不收回裁判權之害言建築物產實業交通學校選舉務在策勵國民之自治精神與國民政府之整理內政外交諸擘畫若合符節若夫鄭成功開府思明有明之忠義悉歸之當時撫有金廈兩島在同邑人物最盛而皆明之遺老舊志以關於鼎革之事紀載從略新志目三十七門從

未討論及之甚缺典也先生獨搜羅盡致以發潛德幽光而悉以思明州人物錄繫之夫成功以復明號召天下始終奉永歷正朔繫以思明州者卽春秋公在乾侯之例亦卽朱子綱目尊蜀漢爲正統之遺意也志書雖與正史不同而體例斟酌盡善自非長於史學者不能至於列傳尤未敢沿訛襲謬獨從漢趙歧三輔錄之例最有卓見蓋國體既變更則志書體例亦當隨之而變易列傳以別於本紀也旣無帝王本紀又安有所謂列傳本此以紀載人物亦庶幾準古酌今兩無遺憾抑學增又有說焉同安武略開叛於許督而文化實始於謝脩蘇紳諸流自蘇正簡以經濟文章甲天下爲朱紫陽所推重許順之陳植又以理學品望師表羣倫大儒如魏了翁獨推閩之文學同安爲最越有明如蔡清憲林次崖洪芳洲許鍾斗諸先生均卓卓可傳洎有清而身列帥府者至數十人武功之盛爲全省冠固已足摘藻揚芬增光史乘矣民國以來大中小學之設尤迴出於省會邑之人材後先輝映誠足令人歎慕所惜吳君雖竭數年之心力猶未脫稿學增因聘蘇紳萬靈黃紳華王紳道珪許紳榮等重行調查相助爲理仍由吳君負編纂全責而後此書乃底於成更請邑紳吳煌樞之品學兼優爲邑人士所宗尙者再加釐訂以示大公行見此志一出較之他

邑志書當必有獨出冠時者予庸學無能每瀏覽此志覺同邑之官師人物風俗政教朗若列眉吁豈惟同邑然哉閩省多史才知必有較先生之苦心疏證尤爲峻整者余不禁爲之拭目以俟矣

中華民國十七年孟春之月詔安林學增撰於同安縣公署